

那篮子鸡蛋

■王仙明

今年是乙巳蛇年,忽然想起初中二年级那年夏天,为躲避路上一条长蛇,慌里慌张撞翻一辆自行车。骑车老头驮着老太,老太挎着一篮子鸡蛋。

那天早上,父母赶集做生意,让我去外祖父家棉花田打农药。外祖父家耕地多,一些田就给我们家种。

那块田有五六公里远。路上买农药,我记得叫1605,高毒,早已禁用。母亲多给几角钱,收工后可去南关朱老黑包子铺买肉包子,算犒赏。

出门前,我偷偷塞腰间一本《少年文艺》,歇息时翻看。在父母眼中,课本之外的任何书都是闲书,发现后会责骂的。

打完农药,早过晌午,又渴又饿。返程过半,转过一个弯,骤见一条黄色花纹长蛇在前方蠕动!急忙转把,猛蹬几下,又回头察看是否轧着那条蛇,张皇失措,“砰”一声撞翻一辆自行车。我也是车翻人倒。

草色入帘青

■陈裕

春风微暖时,瞥见尚冷的墙角,忽然洒出一抹苔色。那抹绿起初是怯生生的,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,转眼就漫成连片的绒毯。

惊蛰时节农事忙

■诸葛保满

爬起来看到摔一地的鸡蛋、趴地上的老头,简直魂飞魄散!

老头骂骂咧咧,去检查鸡蛋篮子,待他起身要向我走来时,我看到一张狰狞扭曲的脸,仿佛凶神恶煞一般。巨大的恐惧让我掀起车子就跑,跑几步看看还能骑,飞身上车,使出全身力气绝尘而去。

身后,是老头的吼骂声和砖头雨。那老头怕不是在民兵连甩过手榴弹?一记砖头命中我斜背着的圆柱型铁皮农药桶,又一记砸中我右后腰。恐怖叠加痛楚,比毛驴挨了鞭子还能激发力量。

回家后双腿绵软,眼冒金星,后腰火辣辣痛。挂在车把上的农药瓶还有剩余,幸好没有摔碎。我知道,几篮子鸡蛋也换不来一瓶农药。

连惊带吓让我完全忘记饥渴。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停好自行车,解下农药瓶、卸下农药桶。桶上果然一个坑,摔一大块漆,让我不知该如何向父母解释。

瘫软在梧桐树下草窝里,抬起沉重眼皮,看那蒲扇般碧绿叶于随夏风轻舞,躯壳仿佛在空中漂浮。斜阳从层层叠叠的叶间洒落,像温暖的手,抚摩着我大汗淋漓之后凉凉的身体。

我确信老太不会受太大伤。因为我摔地上,仅右前臂有淤青,而且远不及后腰痛。那时的乡村道路,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。况且我的车速快不到哪里,冲击力并不强,毕竟我的车没有排歪,车链子也没有摔掉。

那本《少年文艺》是借同学的,可惜已被汗水浸湿,我打算用买肉包子的钱赔偿。

老头的那记砖头让我疼痛难忍。尽管疼痛让我稍感宽慰,可是那篮子鸡蛋仍让我内疚。

那些年,农民没有什么赚钱门路,鸡屁股是少有的财源。像我们家,父母忙忙碌碌做点小生意,饭桌上经年累月仍是棒子面窝窝和红薯。养着一群鸡,鸡蛋只有过生日时可以吃两个。

那篮子鸡蛋,是我无法承受之重,自责像块石头压在心头。那个惊险事件,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羞愧不安像毒蛇盘踞心间,成为抹不掉的记忆。

道德是社会根基,唯有在道德之中才可以发现天道。没有道德律,人类社会就是动物世界。

可是,人生下来不过是一张白纸,在危急关头,在惊险时刻,在恐怖面前,人的本能启动的第一道程序是自保。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道德律,全在于后天环境、教育以及修养的塑造。多数人的成长之路,注定磕磕绊绊,做错事、做蠢事在所难免。我不相信人犯错后会心安理得。在人的精神世界中,心灵安宁居于核心地位,所以,在各大宗教哲学中,都有忏悔这剂解脱自己、净化自己的灵魂解药。

伊曼努尔·康德说:“有两种东西,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,不断增长,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。”不管怎样,人要善良,要有羞耻心,要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。唯有树起道德标尺,生命才能丰盛而蓬勃。

我们都在时间长河中漂流,反省、律已、成长,时间会有魔力让人焕然一新,在不经意间开出艳丽的花朵。

四十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忽想解密自己少年时的那场经历,并向那位老太以及老头致歉,尽管他们应该已不在人世。

至于那篮子鸡蛋,而今,我亦惟有谨奉一掬忏悔。

邻家阿婆的,曾经挡住高楼掉下来的墙皮,当时阿婆正走在墙边,突如其来的危险让她不知所措,幸好这墙承担了全部压力。那以后,她时不时地要在墙根洒半碗清水,看草叶在尘风里轻轻摇晃,恍若当年墙皮掉下来,它们撑起千斤之力的坚强身影。

一年四季,我特别倾情春天里的草。它们的嫩芽有着初生时的懵懂,像我们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样子。小草们带着好奇,挣扎着向天空伸展手臂,接受阳光温暖的洗礼。

我在老家时见到过一方草甸子。整片草甸被春风压成碧波,草茎几乎贴着地面游走,可待疾风稍歇,它们又齐刷刷地弹回原处,仿佛大地暗藏着看不见的弹簧。春天的雨细密如丝,下得时间长了,草叶便成了天然的沟渠,雨水顺着叶脉的纹路奔涌,在根部汇成微型湖泊。常有蜗牛乘着草叶漂游,像撑着绿伞的观光客。也有很多小昆虫借着一棵草躲避雨,趴在草叶上,抱住草茎,一棵草就这样成为此刻

它们的依靠。

我在草地上休息时发现有三两个孩子在寻找着什么,一问得知,他们是在寻找有四片叶子的草。他们趴在草地上,鼻尖沾着泥土,把整片春天都装进瞳仁里搜索。偶尔爆发的欢呼声惊飞麻雀,那枚幸运草便要被我夹进课本,成为整个童年的快乐标签。

春天走得很近很近时,草已长得很高很高了。那些曾经纤弱的草茎,如今织成密实的绿毯,裹着蒲公英的绒球、车前草的穗子,还有蟋蟀断断续续的琴声。某日突然发现,最早破土的苔藓早已褪成墨绿,而狗尾草正把毛茸茸的穗子伸向天空——春天里的草,原是用层层叠叠的更替,织就大地永恒的呼吸。

我坐在春天的草地上,满目碧色如海潮起伏。忽然发现,一片草叶上挂着一枚水珠,晶莹可人,水珠倒映着一片景致,我想那景致一定是这个春天最美丽的表情。

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声,不禁问母亲:“为什么惊蛰过后就这么忙呀?”母亲微笑着回答: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惊蛰到了,万物复苏,农民得赶紧忙活起来,庄稼才能茁壮成长,到秋天才能有好收成啊。你是小学生,也要抓住宝贵的时间勤奋学习,才会更有出息。”母亲的话,犹如绵绵春雨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,激励着我朝着一个个小目标不断奋进。后来,我通过读书跳出农门,离开了家乡,在城里拥有了安稳的工作。

如今,时光流转,我已离开家乡多年,但惊蛰时节父母忙碌的身影,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父母在田间劳作时,用质朴的语言传授给我的做人做事道理,不仅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,更让我受益终身。这些道理让我深刻领悟了劳动的价值,明确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和意义,更让我对家乡的土地和亲人,怀抱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与敬意。

夜晚,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,听着

诗和远方就在家乡

惊蛰

■ 琺兮

今生,我有过两次写惊蛰的经历

一次是,正午的阳光穿过木门
照进堂屋,黄土地面,有了白雪的亮度
“你不要乱吹哨子哦,屋顶会落虫子”
母亲边揉面,边如是说
炕边炉台,铁锅里水汽滋滋
她双颊红扑润泽

另一次是,一枚木雕西施削笔刀
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我家矮墙头
被轻纱遮蔽的那一部分话语,洒落溪水
“心有猛虎,细嗅蔷薇”
已三十三年了,每年春雷声震
都要惊醒,蛰伏的那条小虫

此刻窗外,正桃始华,仓庚鸣,鹰化为鸠

竹林春韵

■ 刘年贵

家住竹林,最能感受到这浓浓的春韵。

清晨,一推开门,发现院子里隆起了几个小土包!等走近一看,原来是春笋在夜里钻出了地面。它们探出了尖尖脑袋,好似刚进城的乡下人,用好奇的目光窥视着周围的世界呢,脑袋上还挂着颗颗晶莹的水珠,在灿烂的朝阳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紧接着,屋内大厅、床前、柜子和灶台边陆续有小土包隆起,哎——这些春笋,犹如调皮的顽童,竟然跑到屋里了!于是,每到春天免不了来一场“灭笋运动”,用锄头将院子和屋内的春笋“拦腰斩断”,然后填平土地。

几场春雨过后,蕨菜、虎杖、山药、百合等草本植物,也按捺不住从泥土中冒出了小小的脑袋,原本被枯枝败叶覆盖的竹林地面,一改往日萧瑟的景象,显示出勃勃生机。和竹子一同伫立着的树木,更是争先恐后地抽出了嫩芽,萌生了新叶,长出了新枝,放眼望去,整个竹林笼罩在一片葱茏的绿意之中。甚至清晨睡梦中醒来,一睁开眼,窗前还有绿枝在招摇呢。

这个时候,竹林里的那些花草树木也在竞相绽放出花朵来: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紫的……各种色彩肆意地渲染着,各种花儿在灿烂的春阳里、和煦的东风中尽情地展示着自己妖娆的身姿,引得蜂蝶纷纷前往,翩翩起舞;各种鸟儿也被这秀美的春色吸引过来了,叫着跳着从一棵树蹦到另一棵树上。

竹林里的那些差不多干枯了的小溪,此刻已是满满的溪水在流动。叮咚的泉水唱着欢歌一路流向远方。在水流平缓处的水窝里,青蛙产下了一大串蛙卵,有些蛙卵还孵出了小蝌蚪,晃动着小小的黑脑袋在水里游来游去。小溪岸边,有时还能看见螃蟹爬出了洞穴,趴在石头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。

渐渐地,竹林间热闹起来了。青蛙在“呱呱”地叫着,各种鸟儿也在竞相炫耀着歌喉,高音、低音、清脆、婉转的声相互交织,汇聚成了一部交响曲。松鼠在林间跳跃,累了便一路蹦着跳着来溪边喝水,甚至有好几次蹦入了我的房间,爬上了我的书桌,举着两只前爪立着桌面上,好奇地与我对视呢……

生活在这样的竹林,沐浴着温馨的春光,吹拂着醉人的春风,呼吸着和风中花木的幽香,静听着鸟鸣啾啾、溪水欢歌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备上一杯清茶,捧上一卷书,边品茶边看书,困了倦了,便躺在竹椅上,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,春风轻柔地拂过脸颊,听鼓噪的蛙声、高低起伏的鸟鸣声、碎玉般的溪流声、清风入林的竹涛声,真是妙不可言。

这竹林的春韵啊,可观、可赏、可听、可闻、可感、可知,让我在鸟语花香中带着好梦入睡,又在鸟语花香中醒来,带着美好心情开启一天的新生活。